

亚马多作品

无边的土地

[巴西] 若热·亚马多 著
吴劳 译

Jorge Amado
terras do sem fim

无边的土地

〔巴西〕若热·亚马多 著
吴劳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边的土地 / (巴西)亚马多著; 吴劳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6

(亚马多作品)

ISBN 978-7-5447-5461-3

I. ①无… II. ①亚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巴西-现代
IV. ①I7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28803号

TERRAS DO SEM FIM by Jorge Amado

Copyright © 2008 by Grapiúna Produções Artísticas Ltda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285号

Cover © Cayetano Arroyo Flores

书 名	无边的土地
作 者	[巴西]若热·亚马多
译 者	吴 劳
责任编辑	王 维
原文出版	Companhia das Letras, 2008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	11.5
插 页	2
字 数	282千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461-3
定 价	5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序

十年前,我以“可可”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^①,一部篇幅不大、内容激烈的小说,今天,我又来写这题材了。我当时才十九岁,刚开始小说家的生涯。在这十年里,我写了七部小说、两部传记、好些诗歌、几百篇杂文,还做了几十次演讲。我每天进行着斗争,我旅行,我演讲,我写的书被没收、被烧毁,我尝到了铁窗滋味,我被迫流亡到外国。我过着人民过的生活,跟人民在一起的生活。我万分高兴地看到,不但在我这十年中写的作品里,而且在我过的生活里,都贯串着一种始终如一的信念:那是希望——不仅仅希望,而且还肯定地相信——明天将是个更美好、更晴朗的日子。我生活,我写作,就是为了这个明天,它的曙光已经在东欧战场上大战的黑夜里透露出来了。

蒙得维的亚^②

1942年8月

① 指作者的第二部小说《可可》,该书于1933年出版后,即被巴西当局查禁。

② 蒙得维的亚为乌拉圭的首都,亚马多当时正在那里过流亡生活。

目 录

序I

第一章 船I

第二章 森林37

第三章 城市的诞生135

第四章 在海滨195

第五章 争夺战247

第六章 进步323

译后记：亚马多和他的三部曲 / 吴劳341

第一章

船

1

船上的汽笛呜呜地叫了，好像一声悲号，划破了笼罩着城市的暮色。若奥·马加良斯上尉站在甲板上，打量着那些杂乱无章的老式房屋、天主堂的尖塔、泛黑的屋顶和大块鹅卵石铺成的街道。他一眼看清了各种各样的屋顶，还瞥见了一小段街道，那儿一个行人也没有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这些由奴隶的手铺成街道的石块，美丽得动人极了。还有那些泛了黑的屋顶，以及那刚刚敲响起来、召唤虔诚的居民前去做晚祷的天主堂大钟，也同样美丽。汽笛声又一次划破了巴伊亚城^①上空的暮色，若奥上尉举起胳膊，打着告别的手势。看他的样子，好像是在跟自己的情人，跟他心爱的女人告别。

船上，男男女女都在谈话。离若奥不太远的地方，跳板末端那儿，有个皮肤黝黑的绅士，手里拿着一顶呢帽，在跟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妇亲嘴。若奥身边有个胖家伙，仰躺在帆布椅子上，正在跟一个葡萄牙行商拉交情。那行商看了看表，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宣布说：“还有

^① 巴西东北部大西洋海岸一重要海港，为巴伊亚州首府，现名萨尔瓦多。

五分钟。”

若奥心想，这行商的表一定慢了，因为这时候汽笛已经叫了最后的一声，送行的人纷纷下船，旅客们都走上甲板，挤在船栏边。

引擎突然轰隆隆一阵响，他知道船快起碇了。他马上转过头去，又对那城市看了一眼。他一望见那些古老的屋顶和那一小段大圆石铺成的街道，心头就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。一只钟当当响着，若奥以为这是在召唤他，邀请他再到城里的街道上去走一遭，去看那庄严隆重的“游迎队”^①，大清早到广场去吃“明果”^②，去喝掺有香草的朗姆酒，上午到市场一角去打纸牌，下午到维奥莱塔的家里去玩“七分半”，那儿总有一帮好伙计，晚上再到咖啡馆去跟那些对他毕恭毕敬的阔佬打扑克。然后，等天快亮了，再走上街头，一头乱发遮在眼睛上，去跟过路的娘儿们调笑一番；她们觉得冷，把胳膊交叉在胸前，走到下城^③去找男伴，去听吉他演奏。随后就是维奥莱塔的喘息了，那时候，晨光从她房间的窗子外直泻进来，外边花园里，微风吹动着两株可可树的枝叶。做爱时的喘息声会随着微风飘出去，也许会一直飘到月亮里——谁说得准呢？

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妇的抽噎声打断了他的思路。她正用一种万分肯定的口气说着：“永别啦，罗伯里奥，永别啦。”那男人非常激动地吻着她。他伤心得很，好不容易才回答说：

“亲亲，我一个月内一定回来，带孩子们一起回来。你身子就会复原的。医生跟我说——”少妇的声音凄苦得很，若奥听她说着，也感染到了她的痛苦。她说的是：“我明知道自己快死了，罗伯里奥。我再也见不到你，再也见不到孩子们啦。”她放低了声音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再也见

① “游迎队”为天主教堂逢重大节日举行的宗教游行。

② “明果”为一种用木薯粉、糖和鸡蛋做成的糊状食品。

③ 巴伊亚城兴建于1549年，作为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的首府达两百多年。旧城沿海，街道狭窄，房屋古旧。新城坐落在两百多英尺的高山上，有公园、现代化住宅、剧场等。新旧城之间由坡路及升降车联结，故有上下城之分。

不到孩子们啦。”然后抽噎起来。

那男人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竟说不上来。他只是摇摇头，望望跳板，然后把目光移开，朝若奥这边望着，好像想求他帮忙，求他安慰似的。那女人的声音简直像哭了：“我再也见不到你啦。”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还是眼睁睁地望着若奥，他暗自在伤心。若奥犹疑了片刻，不知道该怎么来帮忙。他想跑下船去，可是水手们已经在拖跳板，船马上就要开啦。那男人连忙抓紧时间，跟少妇又亲了一次嘴，亲得又长又热烈，好像巴不得传染到那正在侵蚀着他妻子肺部的病菌似的。然后他跳上船来。然而，他太伤心了，竟顾不得面子，放声抽泣起来。他的哭声好像响遍了这艘刚开出的轮船，连那位胖胖的上校^①也停止了跟那行商的谈话。

有人在远处叫着，简直是在大声呼喊：“写信给我。写信给我啊。”跟着是另一个声音：“别忘了我。别忘了。”

2

有几个人在挥手绢，可是只有一个人脸上在淌眼泪，那是个年轻的女人，她哭得胸脯一起一伏的。当时，巴伊亚的新码头还没有建造^②，街道的一边差不多跟海水连在一起。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也在挥手绢，可是，她已经分不清，在船上那些朝岸上挥手绢的人当中，哪一个是她的心上人了。船越开越快，到海边来送行的人都陆续回去了。一位上

① 巴西帝国时期，无贵族身份的地主阶级，常用金钱去买军衔来抬高身价，通常都买“上校”衔，因为“将军”衔是不能买的。1889年，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后，凡是大地主，都被授予“国民警卫军”上校的空头衔，因此，“上校”就成为大地主的尊称了。

② 本书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开头几年中，而巴伊亚港的改建工程要等到1909年才开始。

了年纪的绅士挽着那少妇的胳膊，轻轻地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，把她带走了。那条船也在远方消失了。

起航后，开头的几分钟里，船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乱七八糟地聚在一起。后来，女人们陆续回房舱去，男人们却还是站在甲板上，看轮桨搅动着海水。原来，当时在巴伊亚和伊列乌斯^①之间来来往往的船只还都是用轮桨推进的，好像并不打算乘风破浪地开往那南风控制下的辽阔的大海洋，只打算在什么淡水的内河里航行似的。

风越刮越大，把人们在甲板上讲的话的片断吹到巴伊亚上空的夜色里，只听得一些用重音发出的字眼：土地、金钱，可可、死亡。

3

海滨的房屋看不见了，若奥转动着戴在手上的一只戒指，拼命想避开那皮肤黝黑的男人的目光。那男人擦擦眼睛，好像想解释刚才那一番经过似的说：“她害着肺病，真可怜。医生说没有救了。”

若奥呆望着深绿色的海水，这时才想起自己为什么非离开这个城市不可。那个工程师的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正好合适。“简直是定做的。”他喃喃自语着。

想起了那个工程师，他不禁微笑了。真是个好好人。他从没碰到过这样的老好人。这家伙对打扑克一窍不通，可是竟心甘情愿地上了钩，连戒指都输掉了。一星期前的那一晚，若奥把他们那几个人的钱都

^① 伊列乌斯为巴伊亚南部的一个海港，其邻近地区为巴西两大可可种植地带之一（另一地带为帕拉州，在巴西北部亚马孙河下游）。

一扫而光，单单从儒文西奥上校手里就赢了一康托，那就是一千密耳雷斯^①。难道这你能怪他吗？他那天本来就过得舒服，半裸着身子，摊手摊脚地躺在维奥莱塔的床上，这个小娘儿用她那细声细气的嗓子唱歌给他听，一面用手指抚弄着他的头发，就在这会儿，罗多尔福·塔巴利斯的仆人来了，说他为了找上尉，全城都跑遍了。

罗多尔福老是想法替他找打牌的机会。每逢牌手不齐的时候，他总会对打牌的人说：“你们诸位先生可认识若奥·马加良斯上尉——一位退了伍的上尉？”每次总少不了有人认识他，以前跟他打过牌。

“他不是个打牌的骗子吧？”人家总会这么问，罗多尔福就不免冒起火来。

“上尉打的是规矩牌，”他会这么说，“他打得挺好，这可不假。可是，我所谓的规矩牌，就是指上尉打的那一种。”他会装出万分讥诮刻薄的表情扯着谎，然后总括一句说：“没有上尉参加的牌局，干脆就算不上牌局。”

讲了这一套废话之后，罗多尔福是可以有佣钱到手的。他还知道，只要有若奥·马加良斯参加，牌桌上的酒总是一瓶瓶地开个不停，再说，场方的头钱也不在少数。因此，他一面打发仆人去叫若奥，一面准备纸牌。

那一晚的情形就是这样。若奥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维奥莱塔用手指抚弄着他的头发，一面唱着歌，差一点把他催进了睡乡，这时候，那仆人跑来找他啦。他马上穿好衣裳，一会儿工夫，就安坐在俱乐部的内室里了。他从儒文西奥上校手里赢到了一康托，从工程师那里赢到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钱，甚至连他的大学戒指都赢来了，那是他在若奥·马加良斯发的一副牌上拿到了四张“皇后”时押在桌上的。他输了，因为上尉的四张都是“皇帝”。只有那另外的一个打牌人，一个从下

^① 当时巴西的货币单位为密耳雷斯，一千密耳雷斯为一康托。

城来的商人，总算运气好，赢了两百多密耳雷斯。

凡是在若奥参加的牌局里，四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人老是赢钱的。原来这是他打牌的一种技巧。因为，上尉的知己朋友都一致认为，他对这玩意儿特别有一手，他老喜欢根据眼睛的颜色，来决定该让谁赢钱。从前在里约，曾经有个人用一双带着厌恶和蔑视的神色的眼睛，盯着他瞧，使这位职业赌棍大失面子。自此以后，他就老让那些眼睛长得跟那人最相像的人赢钱。

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才散局。罗多尔福把戒指一估，值一康托多。可是工程师拿到了四张“皇后”，把它只作价三百二十密耳雷斯，押在桌上。若奥如今站在甲板上，暗自笑起来了。“只有傻瓜才以为四张‘皇后’是万无一失的。”

打完了牌，他又上维奥莱塔的家里去，觉得浑身舒坦，想到下一天去把她在铺子橱窗里看中的那件蓝色绸衣买来给她，她会多么高兴。谁想得到，那个工程师非但不守口如瓶，反而上警察局去胡诌一通？他讲了许多关于若奥的事。他想知道，这位上尉以前在哪支军队里当过差。警察局后来没有叫若奥去谈话，想来是因为找不到他吧？

罗多尔福把他藏了起来，谁也找不到他。阿格里皮诺·多加曾经跟他讲过伊列乌斯和那个可可种植地带的奇闻逸事，因此，在巴伊亚待了八个月后，他搭这艘船到伊列乌斯去，那里种着可可树，种了可可树马上可以发大财。他现在手指上戴着工程师的戒指，一只口袋里放着一副纸牌，另一只口袋里有一百张名片：

若奥·马加良斯博士

工兵上尉

他因为不得不离开这八个月来一直那么热爱的城市，感到万分悲

哀，这份悲哀如今可渐渐消失了。若奥开始欣赏眼前的景色，只见远处的树木和房屋越来越小。船上的汽笛响了，海水溅到他草帽上。他脱下草帽，用洒着香水的手绢抹抹帽顶，把帽子夹在胳肢窝里。

接着，他用手把蓬松的头发弄平，这头髻发原是故意弄得这样随随便便的。他朝甲板四面扫了一眼，望望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，只见他还是死盯着那个已经看不见踪影的码头，再望望那位胖胖的上校，他正在给那行商讲半开化的圣若热·多斯·伊列乌斯那一带地方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。若奥一面转着手指上的戒指，一面打量着同船旅客们的面相。他能找到几个人来打一局牌吗？不错，他钱包里有一笔骗来的钱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阵子，可是钱是多多益善的。他轻轻地吹起口哨来。

船上，谈话声渐渐打成一片了。若奥·马加良斯明白，不消多久，他就会给卷进去的。他盘算着怎样搞一桌扑克。他拿出一支香烟，点上了火，在甲板上来回踱步。他又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，因为船开过了港口的沙洲，如今正驶近陆地了。在一所破败不堪的泥屋前，两个肚子大大的、光着身子的孩子看见这条船开过，大叫起来。在另外一所屋子里，有一个小姑娘，脸蛋儿长得很漂亮，被窗子遮住了半个脸，正在挥手做着告别的手势。若奥心想，她准是在跟船上的火夫告别，要不就是在跟全船的人告别。可是他自告奋勇地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来，朝她做了一个很亲热的手势。

那个胖胖的上校正在讲巴伊亚一家妓院里发生的一桩纠纷，叫那行商听得万分惊讶。有几个年轻的捣蛋鬼昏了头，妄想跟他抢一个黑白混血小姑娘。他就干脆拔出了六发左轮手枪。

“你们来吧！我是从伊列乌斯来的！”

这帮流氓拔脚就溜了。

行商听到上校这样勇敢，觉得非常吃惊。

“这才叫男子汉，”他说，“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！”

若奥·马加良斯上尉慢吞吞地朝他们走去。

4

玛各特走出房舱，从船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。她撑着镶缀着流苏的小花伞，把它滴溜溜地转着，提起了裙子的宽大后摆，任人欣赏她。那些行商欣赏着她，趁她走过时讲着下流话，那些种植园主人欣赏着她，张大了眼睛盯着她，连那些到巴伊亚州南部去找活儿干的三等舱乘客也欣赏着她。她从一群群人当中穿过去，一面道着歉，声音低低的，简直像耳语。她一走近一群人，他们就顿时默不作声，为了要好好儿地欣赏她、爱慕她。

可是，等她一走过，大家就又回到那个永远谈不厌的话题——可可上来。行商们看看玛各特和那些种植园主人，都会笑起来。因为他们明知道她要找的是钱，来得容易的钱，还知道，这帮粗坯一朝把她弄上了手，少不得要花上好大一笔钱，才能把她甩掉。可是，等他们看见儒卡·巴达洛从暗影里走出来，一把揪住玛各特的胳膊，他们就都不笑了。巴达洛把她拉到船栏边，从那里看得见伊塔巴利加岛正在渐渐消失，还看得见远方有一大簇房屋，那就是巴伊亚城。船破浪前进，夜幕很快地笼罩下来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儒卡·巴达洛用一双小眼睛把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最后盯着她的大腿和胸脯。他伸手按在她屁股上，抚摸着，觉得她的肌肤很坚实。

玛各特装出一副苦恼的样子。“我可不认识你。你这样对我动手

动脚算什么？”

儒卡·巴达洛伸手捏住她的下巴，把她那长着金发的头抬起来，直盯着她的眼睛。

“听仔细了，”他郑重地说，“你不久就会听到不少关于儒卡·巴达洛的流言。你还得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人。行为检点些，我是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。”

他说罢粗鲁地放下她的下巴，转身朝船尾走去，那些三等舱乘客都挤在那里，有动听的口琴声和吉他声正从那里传来。

5

月亮开始在天空中向上爬，一个红红的大月亮，在漆黑的海面上拖着一条血红的尾巴。安东尼奥·维克托蜷起两条长腿，下巴抵在膝盖上。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从内地来的乡下人唱的歌，消失在茫茫一片海洋里，叫安东尼奥听得心里充满了怀念。这歌声叫他想起家乡那个小城里月色皎洁的夜晚。那是些不用点灯的夜晚，他跟一群男孩子，还有一群小姑娘，一起披着月光，到桥上去钓鱼。那是些讲讲故事、说说笑笑的夜晚，钓鱼不过是个借口罢了，等到月亮躲到云背后去的时候，还有机会握握手呢。

伊沃妮老是待在他身边。她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，可是已经在纱厂里做工了。自从有天晚上她父亲出走以后，她就成了一家之主，抚养着她那有病的母亲和四个小弟弟。谁也不知道她父亲跑到哪儿去了，他就此杳无音信。伊沃妮为了要养活这一家老小，只得进厂去做工，这

些个夜晚在桥上玩儿，算是她唯一的消遣了。她会在一头黑发靠在安东尼奥肩上，每逢浮云掩月的当儿，还会把两片又红润又丰满的嘴唇献给他亲吻。

他呢，跟两个兄弟在城外耕种一片玉米地，可是收入少得可怜，听说南方倒有好些工钱很高的工作，种了可可树还可以发大财呢。因此，有一天，他跟伊沃妮的父亲，跟他自己的大哥，跟成千上万的人一样，离开了家乡塞尔希培州的一个小城，在阿拉卡儒^①上了船。他在巴伊亚海滨一家小客栈里宿了两夜，然后搭这条船上伊列乌斯去，乘的是三等舱。

他是个又高又瘦的“卡巴克罗”^②，肌肉很结实，两只大手上满是老茧。他今年才二十岁，可是心里已经满怀哀愁了。这会儿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紧紧地扣着他的心弦。是因为看到了那个简直红得像鲜血一样的大月亮，才有这种感觉的呢？还是听见了那个乡下人唱的凄凉的歌子才有的呢？甲板上，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，讲着各人的心愿，这些心愿是跟那些南方的土地分不开的。

“我预备到塔博加斯^③去，”一个胡子凌乱、头发卷曲的中年人说，“人家说那地方眼看就会发起来。”

“可是也有人说那是个野蛮的地方，多的是杀人的事，天主饶恕我这样说。”这是一个嗓子沙哑的小个子说的。

“我也听人家这么说过，可是我一点也不信。人家就是爱说各种各样的怪话。”

“那只好听天由命啦。”这一句是一个头上披着条围巾的老妇人说的。

① 塞尔希培州在巴伊亚东北，阿拉卡儒为该州东南部的一个海港。

② 原文为 caboclo，意为红白混血儿。

③ 伊列乌斯市西郊的一个小镇，是可可种植地带的中心地之一。